讲“重庆言子”的外地人

□竺培强

或许是方言能更有助于表达，或许是为了更好融入这座城市，许多外地人来渝后操着南腔北调，也说起了重庆言子。

小区有个北方老太太，个子大，声音高，且属“自来熟”那种，见面就跟人套近乎，打招呼。初来那阵，她可能经常听别人说“要得”，觉得干净利落，概括性强，于是就活学活用，人家迎面打招呼问她“你上街呀”，老太太赶忙回答“要得、要得”，“你那孙子还长得乖哟”，“要得、要得”。用外地口音说本地方言，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滑稽，且答非所问。

没几年，老太太的方言水平突飞猛进，用词也十分准确了。在楼下坝子与其他老太太聊天，一会逗这娃儿“你个小崽儿扎个皮带，卡把手枪（玩具），简直像个宝器”，一会说孙子“你再敢千翻，看我哪个收拾你”，现在别人打招呼“你上街呀”，老太太会应答“赶哈场去”，再也不会说“要得”了。那天，见老太太跟保安开玩笑：“你个崽儿下了班紧倒挨，不怕回去跪搓衣板！”边说还边打哈哈。除了乡音难改，方言也说得非常地道了。

有些来重庆时间久的，说起方言来那简直令人叫绝。

有一回到机场约了顺风车，路上和司机吹牛。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北方人，我有点好奇，为啥千里迢迢来重庆？他说：“原本在当地一家企业上班，后来企业在重庆设了销售点，就来重庆工作了。后来单位‘垮杆’了，就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工作。”把“倒闭”说成“垮杆”，有点“接地气”。

“那你家安在这里了哟？”我问。“是噻，家就在你们家附近，娃儿都读小学了。”他说。“你啷个找的老婆呢？别个不晓得你底细，肯嫁给你？何况都说北方大老爷们不做家务事。”我“八卦”起来。“别个介绍的，她一看我也不是个二不挂五的人，况且个子又高也不是‘豁飘’，不是给你吹牛，摆了半天龙门阵，她就相中我了。”见他有点“嘚瑟”，我又问：“那你现在做不做家务？”“啷个不做？老婆一喊，我就‘搞刨了’。”他竟然毫不避讳，好像完全入乡随俗了。“你孤身一人来重庆，无依无靠，得不得遭别个‘夹毛驹’哟？”我见他本地话说得顺溜，决定说点难的看他懂不懂得起。“重庆人耿直，我从来没遭打过‘卡张’。”天！他居然连“夹毛驹”“打卡张”都搞得醒豁。这个外地女婿不但晓得用方言与本地人交流，且表达准确，言简意赅。

端午假期，八方游客打卡山城，电视新闻中，一外地青年对镜头谈感受时用本地方言喊道“巴适得很”，现炒现卖，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装在泡菜坛里的乡愁

□刘友才

巴蜀古驿道上的安陶小镇，有一个巨大的泡菜坛，那18米高的陶瓮立在古镇入口，像一尊守护镇子的神明，晨雾总在坛子的腰际缠绵。每当看见这个大坛子，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老家的泡菜坛。

泥土捏成的泡菜坛，在老家的乡下人家，几乎家家都有。每家的泡菜坛子里，都装满了不同的泡菜，也装满了不同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去老屋取泡菜，坛盖打开的刹那，阵阵酸香扑鼻而来，酸香里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酒味。那迷人的酸香，刺激着我的味蕾，让我垂涎欲滴。20世纪70年代，我家有八个泡菜坛。八个泡菜坛就像八个陶俑，静静地伫立在老屋的角落里。儿时，我时常想，那些大大小小像陶俑般的泡菜坛子，一个挨着一个，在深夜里会不会悄悄地交谈。

妈妈的泡菜坛子，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小时候，我总爱趴在坛子边，看妈妈腌制泡菜。妈妈手巧，会做各种各样的泡菜，老坛里装满了泡姜、泡辣椒、泡萝卜、干豇豆、酸菜……坛子里装的，不仅是美味的泡菜，更是妈妈的爱。

在众多泡菜中，妈妈最拿手的还是干豇豆的腌制。每年夏天，豇豆成熟了，妈妈就会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清晨背着大背篼去自家地里采摘新鲜的豇豆。背回家，用井水清洗，一串串翠绿的豇豆在水中晃荡，仿佛在诉说着刚刚离开田间的故事。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每一根豇豆上，豇豆便被晒得纤细起来。妈妈将晒干的豇豆捥成小把，一层层装进泡菜坛里，撒上适量的盐和花椒，让它在坛子里沉睡。过些时日，泡软的干豇豆便有了别样的风味。妈妈最爱用干豇豆煮滑肉，干豇豆吸饱了肉的香气，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干豇豆的醇香，我们全家人都爱吃这道美食。每每回味，心里总是暖暖的。那独特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坛中滋味，让我回味无穷。妈妈做的酸菜，色泽鲜艳，酸香味美。用老坛酸菜煮鱼，成了我家的一道家常美味。记得第一次做酸菜鱼，妈妈从老坛里抓一把酸菜，切成小段，与泡辣椒在铁锅里炒一会熬汤，直至香气释放，厨房飘来一阵酸香。酸菜鱼上桌时汤色金黄、鱼片雪白，吃起来嫩滑爽口，酸辣开胃，我停不下筷子，仿佛鱼儿在舌尖上跳舞。

我上中学时住校，吃不到妈妈做的泡菜。周末回家，妈妈就会从坛子里捞一碗泡菜，剁成细颗，加上切碎的姜、葱、蒜、辣椒，放入锅中翻炒出香味，装进玻璃瓶，让我带到学校慢慢吃。周日返校，同宿舍的同学们一闻到泡菜的香味，就会围拢过来品尝，都说我妈妈做的泡菜太好吃了。

妈妈年复一年地做着泡菜，我也年复一年地吃着妈妈做的泡菜。如今，妈妈不在了，那熟悉的味道也离我而去。尽管市场上也能买到现成的泡菜，但我还是喜欢妈妈做的泡菜，那是魂牵梦萦的“妈妈的味道”。岁月在坛子里流转，那些陪伴我长大的泡菜坛子里，都蜷着我半阕未醒的那一抹乡愁。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童年耍伴

□陈劲

周末风和日丽的鱼子岗亲子公园，草坪里、溪流边、健身步道上，到处是大儿童和小儿童快乐玩耍的身影。散步的、骑车的、戏水的，还有荡秋千的、搭帐篷的、跳蹦蹦床的，空气中弥漫着童趣的欢乐。

我与妻子还未搭好帐篷，二娃的身影忽隐于一旁树丛中，只留下脆生生的呼喊：“爸爸，快来找我呀！”我边应着，边笑道：“哈哈，找到你啦！”看二娃又向远处树丛跑去的身影，我想起小时候的趣事来。

小时候的捉迷藏可比这刺激多了。我的童年在一个四合院里度过。院里摆放的农具、器皿、柴垛和房屋间的巷道拐角，便成了我与发小躲藏的去处。堂哥总爱往幺婆婆家酸菜缸边藏，久而久之，浑身一股酸菜味。堂弟则喜欢躲在柴垛之间，待找到他时，不是脸上沾满陈年蛛网，便是裤子被柴枝挂住，那囧状至今想来犹觉好笑。我呢，则偏爱巷道拐弯处，在快被发现时以“嘿、嘿”两声恐吓，见发小受惊的模样，心里不免得意。有时我们几个小身影一起猫在挞斗、簸箕等农具间隙，堂哥在外来回踱步，脚步声咚咚作响。待脚步声渐远，我们才敢喘口气。即便汗水浸透后背，那深藏未被发觉的窃喜却在心底欢快地涌动。但当感觉堂哥已走远而猫腰蹑足外行时，刚抬头便见堂哥对着我们笑。“哈哈，你们被我一网打尽喽。”堂哥咧嘴大笑。

捉迷藏不过瘾，我们便耍起打豆腐干。用旧书纸叠成方正的小纸板，便是心爱的“豆腐干”。以手中豆腐干瞄准对方地上豆腐干奋力打去，待其翻面便算赢。为得更多豆腐干，我们总是凝神瞄准击打。有时手臂疼痛，亦乐此不疲。当豆腐干被掀翻时，欢叫声便如炸开的小鞭炮，噼里啪啦在空气里蹦跳。那种简单快乐与胜利喜悦，至今犹存心底。尤其是手臂的疼痛感，仿佛存入时光银行，一提及便有痛感袭来。原来输赢的砝码虽轻，却压得住整个童年的重量。

最疯狂的是自制水枪大战。将亲手做的竹筒水枪装满水，相互追逐，水花四溅，那清凉甘甜也仿佛顺着水柱弥漫开来，虽淋湿衣衫，却浇透整个夏天的闷热。有一回，我与堂弟绕到院子围墙缺口包抄堂哥，结果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恰逢堂哥水枪一梭子喷到我身上，浑身湿透如落汤鸡，却还举着水枪傻笑。

最难忘的是夏夜捉萤火虫。那幽微绿光在我们合拢的手掌中闪烁，如闪亮星火。待萤火虫一只只装入玻璃瓶，大人们便将它放在床边，陪伴着孩子们悄然入梦……

“爸爸，你怎么还不找我！”二娃的喊声把我从记忆里拽了回来。我快步跟上，故意在树丛间绕圈，听他强忍着笑的抽气声，还有落叶沙沙响。“二娃，爸爸看到你啦！”终于在一丛万年青中找到他，小家伙憋红着脸，像被发现的小兔子般跳起来。我张开双臂抱起他，他咯咯笑着挣扎，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父子身上，碎成片片金色童年。

原来快乐的种子从未消失，它只是悄悄藏进了时光银行，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用纯真的笑声将它重新唤醒。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能懂的诗

夜宿憩山里（外一首）

□海清涓

青瓦上燕子呢喃
独立小院，红门虚掩
锁不住川渝诗人血脉交融的挚缘

民宿是艺术栖息的驿站
每一寸角落都在自由呼吸
油画与光影的圆舞曲
将梨花梨果酿成醉人的琼浆

晚风掠过认养的枝丫
轻拨未来梨园的琴弦
时间悄然驻足
慢，成了夏日最盛大的浪漫

篝火渐熄
朗诵声仍在梨香湾回荡
夜宿憩山里，梦
将一首旧诗融成月光的流淌

踏歌梨香湾

黄瓜山深处
藏着梨花与梨子的秘密
酸涩与清甜，织就花界年轮
梨香湾的云朵被裁成花瓣
每一瓣，都像往事坠入心田

轻推梨香湾的门扉
哪朵梨花，是春天寄来的素笺
千树梨花俯瞰卫星湖柔波
清风展开宣纸，静待梨影晕染

穿行梨文化长廊
梨园雅集飘着百里香甜
梨膏糖凝结笑靥，梨木雕刻岁月
梨花香氛萦绕鼻尖
我把梨香湾的情愫，悄悄装进蓝色背包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副主席）

白岩山上桑葚谣

□孙江月

桑叶青，桑枝柔，
往昔织锦绸。

桑葚红，桑葚黝，
今朝作珍馐。

是玛瑙，是珍珠，
采来戴耳朵。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蚕宝宝

□李光辉

一

妈妈带回几条蚕
和一些桑叶
让我在家里饲养
我细心地照顾着它
就像妈妈照顾着
我日常的生活一样

二

蚕一天到晚
都躺在床上
不停地吃着桑叶
最终把自己
吃得白白胖胖的
真是一个馋宝宝

三

蚕吐出很多丝
把自己封闭在
一个窄小的空间里
直到丝线被抽取后
我才终于看到
一粒蛹是多么勇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